

國 民 革 命 之 領 袖

蔣 總 司 令

最 近 宣 言 及 演 講 詞

民 國 十 六 年 印 送

◎ 欲知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之意義及其應取之方式者不可不讀！

◎ 欲知中國國民黨之歷史·政策·及三民主義最後之目的者不可不讀！

◎ 欲知國民黨聯俄政策之真意及革命領袖對蘇俄代表之態度者不可不讀！

◎ 欲知國民黨對於中國所負之使命及革命領袖對於革命所負之責任者不可不讀！

◎ 欲知國民黨乃主張國民革命聯合全國各階級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後共謀建設者不可不讀！

上海圖書館藏書

目錄



0241 212 0017 4314B

- | | | |
|-----------------------------|----|---|
| ● 蔣總司令二月十九日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詞 | 1 | 面 |
| ● 蔣總司令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週演講詞 | 7 | 面 |
| ● 蔣總司令二月二十七日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 | 16 | 面 |
| ● 蔣總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紀念週演講詞 | 19 | 面 |
| ● 蔣總司令三月十二日總理二週年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 25 | 面 |

全體同志書

25
面

蔣總司令宣言及講演詞

蔣總司令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

詞 (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本黨的歷史：對一般同志應取的态度和責任

▲革命的意義。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

▲如果沒有新的帝國主義。決不會產生新軍閥

▲實現總理的民生主義。為三民主義最後之目的

▲國民革命的方式：要永遠保存中國國民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正如果違反黨紀。願受本黨最嚴厲的處分

各位同志：本黨有本黨的歷史，有本黨的主義，至於本黨革命還有本黨革命的方式，和本黨革命的目的。現在都知道本黨在中國為唯一聯合各階級最大的民衆革命的黨，這決不是三兩年的工費，可以勉強造成的。說到本黨的歷史，各位同志當然知道，總理從事國民革命以來，再鑄再厲，到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以四十多年革命的歷史，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抹煞的，所以黨員同志們，最要明白本黨的歷史。假使身為本黨的黨員，而不明白本黨的歷史，隨隨便便，隨人腳跟，不辯是非和真偽，那就不配做我們總理的信徒，忠實的黨員了。

本黨自從總理當年組織『興中會』以來，隨後改爲『同盟會』，後來改組『國民黨』，後來又改爲『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在本黨歷史的遞遷上看起來，同盟會雖然不能夠徹底改造中國，使中國成爲真正的共和國，然而同盟會的歷史，和他的



力量，推倒了滿清二百多年的專制政治，恢復了中華民族的國家；這種空前的事業，在中國革命史上，要留下最光榮的一頁，千古也是不能磨滅，不能抹煞的！自然，當時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免不了有許多落伍的，後來甚至有變節的，有反革命的，然而事情已經過去了，到了今天，這類落伍的，變節的，反革命的，我們自然不能當作他們還是我們的同志，因為他們對於現在革命的潮流，時代的精神，常常處在開倒車相反對的地位。他們已做了時代的落伍者，不但不革命，他們還要做反革命的事情。既是反革命，我們不僅要排斥他們，而且要以極嚴厲的手段，把他們做我們敵人看待。本來黨員是無所謂新舊，祇要他革命的宗旨不變，革命的志願不變，就是他革命的方法，與我們異趣些，我們也可以用同志的資格來糾正他的錯誤，使他們同我們一塊兒通力合作，因為他的心事，惟一的是在本黨發展，和革命成功。凡是這類有心黨國的同志，我們姑不論他年紀的老大，或他表示對我們目前所做的工作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們要以極誠懇極親切的態度接待他們，使他們共同在唯一策略上，走上革命的大道，保持本黨既往的歷史，且可以使得發揚光大。這是本黨同志們應負的責任！

現在却是一個什麼樣式的情景？同在一個革命大道上的同志們，却故意加以醜惡的罪名，污蔑他們的赤胆忠心，馴至使他不能夠革命，沒從事革命的餘地！是這樣的故意破壞本黨同志間的結合，便不算做本黨的忠實的黨員。拚命排斥人家來革命，自己却關起門來，把持革命的機關，以為一個等級少數人可以包辦國民革命事業，那才真是獨裁制！各位明白：如想國民革命達到成功的目的，是要引導全國民衆，無論那一派都走到革命的旗幟下面來，共同奮鬥。這才是本黨的責任，也是本黨黨員的責任！

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在目前的「情況」上看起來，決不是少數人所可獨裁，所可把持的；一定要喚醒全中國的民衆，使大家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這兩個口號之下，共同參加革命，如此方算是真實的革命者。假使祇知道自私自利，完全把全部革命的利益，當作自家一派的利益，排除異己，壟斷操縱，使一般人不能革命，使覺悟的民衆不能革命，不能同我們在一塊兒革命，而逼迫他們反革命，這不是本黨黨員應做的事情！

中正自從追隨總理以來，各位同志想必很知道的，無用我自己來嚼舌。中正敢自許是一個本黨的忠實黨員，是一個總理忠實的信徒，如果我個人的言論行爲上，表現有違反總理主義的地方，違反總理政策的地方，如果中正妄想成爲一個獨裁制，把持一切，操縱一切，如果中正有這樣要做一個軍閥的傾向，豈但本黨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極嚴厲的處分，中正自己隨時都可以自殺的！

以現在中正的歷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膽說一句話，無論什麼人想假借一種不落邊際的宣傳和詆毀，或造出一種不利於革命的空氣，或錫我以獨裁制的名號，或污蔑我是新軍閥，以反對中正革命，老實說，這個是不行的！我祇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祇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

現在有些不明白白革命意義的黨員，造出一種空氣，說我要做新軍閥，說我要成獨裁制，這一種言論，這一種宣傳，一般同志，是很容易中聽的。統帶軍隊的人，有武力，往往容易變成軍閥，這種推斷，也許是對的。不過，試問軍人爲什麼會變成軍閥？這一點，本黨的同志，不可不看清楚。自來軍閥不是他自己生成的，統帶軍隊的人，不一定就會成軍閥。

軍閥是什麼人造成成功的？直截了當說，軍閥是帝國主義造成成功的。如果軍人要背後有了帝國主義者，這就算是軍閥！假使中正背後沒有帝國主義，什麼人亦不能說中正是一個軍閥！如果沒有新的帝國主義，決不會產生新軍閥，中正背後決沒有新的帝國主義，中正自信永遠不會變成一個軍閥，更不會改成一個人新軍閥！

剛才講過本黨有本黨的歷史，本黨有本黨的主義，我們總理所手定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我們的建國方法，就是五權憲法；我們革命的方式，是國民革命的方式；我們革命的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農工利益。三民主義的最後目的，是民生主義之實現，民生主義是歷史的中心。我們革命之最後的目的，就是實現總理民生主義。實現民生主義的方法，總理說得很明白，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至如革命進行的步驟，總理更分析得明白，革命分三個時期：第一是軍政時期，第二是訓政時期，等到訓政完了之後，便到了最後的憲政時期。這個時期的分析，就是國民革命的方式。現在請各位同志想一想，目下革命的方式，是否真的遵照總理當日所定的建國大綱中的革命方式，切切實實去做？現在無論那一個黨部，革命的理論和實際，有沒有恪遵總理手定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去進行？現在不僅不照總理的主義和策略進行，而實際是反對總理的主義和方式，且要消滅三民主義，破壞國民革命；如果有個要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忠實黨員，就要指他為反革命；這樣還算是國民革命麼？

中正對於本黨的成敗，比對於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尤其對於本黨的歷史，更要加緊的保持，無論如何，是不肯把他抹煞的！所以中正祇求總理的遺產中國國民黨，能夠永遠的保存，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一天一天穩固，本黨光榮的歷史，永遠繼續下去，而且發揚光大

，並要使總○理○的○政○策○，政○綱○，和○主○義○，能○夠○確○確○切○切○的○實○施○：要○是○這○樣○，無○論○要○我○中○正○做○怎○樣○工○作○，中○正○就○是○肝○腦○塗○地○，犧○牲○一○切○，亦○所○不○惜○！我○必○定○要○擁○護○本○黨○，擁○護○政○府○到○底○的○，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本黨自十三年改組以後，和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在政務上，在黨務上，肯努力，肯犧牲的，就當推汪精衛同志，譚組安同志，而張靜江同志是總理平生所最尊敬的一個同志，這三位主席，以及中央監察委員，在本黨的歷史最長久，他們是總理最忠實的信徒。如果正有違反黨的紀律的地方，祇消請這三位主席，和中央監察委員，大家說一句話，說蔣中正是違反黨的紀律，說蔣中正是一個新軍閥，要受黨的制裁：那我中正就必定承受本黨的處分。如果有人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使我不能夠革命，那末老實說，蔣中正決不是少數人的宣傳，和他的空氣可以嚇倒的，可以推翻的！蔣中正祇知道革命，誰要反對我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亦要以反革命的罪處罰他。總之，總理所手定的政策政綱，尤其在目前革命進展時期，更是天經地義，不能變動的！總理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聯合蘇俄』『擁護農工』這四個政策，無論如何是不能變動的！所以以後請各位同志，對於本黨的歷史，本黨的政綱，本黨的主義，要十二分的瞭如指掌，促使本黨內部天天團結起來，精神貫注在一點，嚴密黨的組織，擴大黨的宣傳，使革命事業，蒸蒸日上，以達到最後成功的目的！這是本黨部個同志應盡心竭力，要達到的目的！不然的時候，不顧本黨的政綱政策，不顧本黨的主義，不明白本黨光榮的歷史，不明白中國民族的背景，致使本黨有兩個政策，有兩個團體，這祇是分裂本黨的勢力，無異輔助敵人成功！這樣子，不但總理遺下來的最大遺產——中國國民黨不能夠保全，中國四萬萬同胞也難生存了！各位同志：中國

國民革命，完全爲求四萬萬同胞之解放而革命的。請各位同志當今天總司令部特別黨部成立機會，以後分外要團結內部的精神，實行總理的主義，擁護並光大本黨的光榮的歷史；這幾點，希望各位同志切實進行，這便是中正所希望各位同志的地方。完了。



蔣總司令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週演講詞

(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須取消漢口聯席會議。

▲中正如有獨裁制的傾向。就是本黨的叛徒。

▲對於不變革命宗旨的老同志。當加以敬重。

▲誠懇希望汪精衛同志趕快銷假。共維大局。

▲國民革命領袖的態度。實在是無所謂左右的。

▲共產黨員如有跋扈強橫的事實。也要糾正他們。

譚主席，各位同志：剛才郭副主任，關於政治和軍事的報告，這幾個星期以來，我們革命的環境，一天好似一天，國內軍閥和帝國主義，只會天天崩潰下去，我們革命成功的希望，一天一天的近起來了。剛才郭副主任所講，如果我們的內部能夠團結起來，努力奮鬥的時候，革命成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們的敵人，已經自己在崩潰，所以我們成功就在目前了！

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份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黨權本來是一種最高的，黨權本來是集中的，那一個要剝削黨權，使黨不能自由行使他的黨權的，就是叛黨的叛徒。黨權無所謂提高，本來是最高的；黨權也無所謂集中，本來是集中的。今日提出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這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的真正要挾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中正是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的主席，而且

是政治會議的主席，就是最高的政治機關主席，對於擁護黨權，擁護我們國民政府，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我敢說決不使得黨權分散和旁落，爲一人或一派來操縱或利用——這是我們黨員無論誰也有監督的責任。現在有人主張集中黨權和提高黨權，究不知黨權分散在那裏？

是那一個人來剝削我們的黨權？現在有人說本黨頗有獨裁的傾向，恐怕會發生拿破崙的覆轍；還有人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有最高權的，不能有同中央執行委員會並立的機關。

這一句話，不曉得是指那一個機關說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是最高，誰也不能增多一點，誰也不能減少一點，無論誰也不能動搖的。現在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限有衝突的，我以爲沒有第二個機關；如果有，就是現在漢口的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是沒有根據的，若要提高黨權，就要取消漢口的聯席會議。不然，就是沒有黨，也沒有政府了；而他反要來命令黨和命令政府，這樣，還有黨的紀律嗎？還能說提高黨權；集中黨權嗎？政治會議是最高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會議明取消漢口的聯席會議，要他在武漢組織一個政治分會，而該聯席會議，却不遵照命令，置之不理，還是繼續開會，黨權還能夠集中麼？如果隨便設有機關，他自說是一最高權的機關，這樣不照黨章，不守紀律，這和西山會議有什麼分別？這樣下去，黨的權威，自然會一天一天消失的，一般的黨員，對於黨的信仰和權威，也自然會漸漸失掉的！

現在還有人說我們黨裏有獨裁制的傾向，這句話不曉得是指那一個？如果是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呢？那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是他自己產生出來的，也不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他的權限的確是很大，可是他的權限是中央黨部和政府授予他的；他是受黨的命令，就是順從黨紀。我以爲只有徐謙是實行獨裁制的。他以沒根據的漢口聯席會議，自居主

席，不受黨的命令，這才是獨裁制！至於旁的，無論那一個軍長，或無論那一個機關，決不
 會有獨裁制的。中正是政治會議的主席，凡是政治會議所議決的事情，可以請問一問政治
 會議的各委員，還是大家公決的，還是中正獨裁的。中正要是有獨裁制的傾向，成了獨裁
 制的時候，那就是失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違背了我們黨的紀律，中正就不算是總理的信
 徒，而是本黨的叛徒；既是本黨的叛逆，任何人都可以懲辦我的，任何人都可以槍斃我的！
 本黨有本黨的歷史，如果硬要抹殺本黨的歷史，這個是不行的。本黨是有本黨的精神
 ，有本黨的目的，也有本黨的主義的。假使不管本黨的歷史，隨便謾罵，對於年紀大些的
 同志，總理最誠實的信徒，硬要破口罵他是反革命，或者罵他是昏庸老朽，我想這樣無異於
 拆散我們的黨，排斥我們最忠實的同志，而使革命難以成功。我講這種話，我自信不是出
 發於封建思想，我完全是站在歷史觀點上來說的。中國國民黨的光榮歷史，如中正生出一
 天，一定要保持一天，不能把總理所相信所敬重的最忠實的同志一概抹煞，隨便加以罪名，
 使他們不能夠革命，沒有革命的餘地。這樣，不是中國國民黨同志應取的態度，應有的行
 爲。凡是本黨的同志，應該互相監督，互相規勸，不好的地方，老實不客氣，儘有鐵面無
 私的責備；但是責備要有理性，要根據本黨的歷史和環境，以及革命的事實，方能使本黨同
 志團結起來，親愛起來，這樣才是忠實的黨員同志所應該的。如果無意識的，懷恨的，以
 個人的感情作用，排斥其餘的同志，即就不算是真心的黨員，乃是本黨的敗類耳！我們要
 保存國民黨的光榮歷史，實行總理遺下來的政策；至於總理平生所最尊重最敬愛的同志，我
 們要同總理一樣的尊重他，敬愛他，對於任何同志，不能隨意氣或感情用事，以致敗壞本黨
 ，妨礙國民革命之完成！

我在本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時說的，汪精衛同志，譚組安同志，張靜江同志，這三位主席，乃為本黨和國民政府及一般同志以及總理在生時所最信任最親愛的。如果這三位主席批評中正有不好的地方，如說中正違反黨紀，或有反革命的行動的時候，只要他們三位主席簽名，隨便以什麼罪罰我，我必毫無遲疑，完全承受。倘有人來破壞革命，捏造是非，毀壞本黨的時候，那便要問一問，本黨全體同志，及本黨最公平高尚的監察委員會：中正對於黨是否違反總理的政綱，和政策的，有無違反總理所遺交下來的遺囑，是否有獨裁制的傾向？至於說汪精衛同志和中正合作的事，那更不要旁人來說話。汪精衛同志和中正的關係，我們兩個人是如手如足的，可以說我們是最親愛的同志。如果有人硬使我們兩人不能合作，故意造出一種空氣出來，名義要汪精衛同志出來，而事實上不願意他出來，阻礙他出來，使他不能銷假，使我們兩人不能合作，這樣決不是忠實同志要使本黨團結的行爲！真正的同志，須要顧到我們黨的歷史，要顧到我們黨的領袖的關係，以及黨的領袖的人格。如果中正想一個人把持黨，不要汪精衛同志出來，中正便是沒有人格，誰都可以來殺我的！我相信汪精衛同志，一定可以同我團結到底的。我們兩個人的感情道義無論爲公爲私，並沒有什麼阻礙，唯一的阻礙，就是現在有許多人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使得他不能夠出來銷假！凡是東方人，總是有感情作用的，無論什麼樣，如果以汪精衛同志爲口實，而要出來排斥我中正，或可藉此以爲推倒我中正的武器，這樣子，決不是好意要汪同志出來，這樣子，決不要汪精衛同志復職，不過利用我們二人的弱點，使得我們國民黨領袖不能團結就是了！前一同中正打電報給汪精衛同志，那原電稿在報上已經發表了，各位一定看見的。我那樣懇摯的哀調，我對旁人是不肯講這話的。因爲汪精衛同志同我的歷史，不是泛泛浮浮的關係，

我方肯講這種最懇切的，最誠實的，最哀痛的話，希望他趕緊回來，共維大局。如果我們汪同志沒有特別深切的關係，而說這種話，如果我不是爲黨，爲革命，而說這卑屈的話，那無異於投降！如果要我說這樣的話來，就是毀了我的頭顱，也辦不到的！

怎樣能使黨的權威提高起來的問題，不是在人的問題。現在黨對於黨員，沒有權威，即因黨員對於黨，沒有堅確的信仰。這沒有信仰的原因，並不是組織不良，並不是紀律不嚴，亦不是領袖不能團結，實在是黨裏的分子複雜之故。究竟那個是真正的黨員？那個是跨黨的黨員？究竟那個是忠實的中央執行委員？那個是跨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懷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得明白了。如此，所以弄得大家沒有一個堅確的信仰，就是不能夠互信。譬如中央有一個決議，有一個命令，或委一個幹事，有許多同志來問：這個決議，這個命令，這個幹事，究竟是哪一個執行委員提出的，這個執行委員，究竟是跨黨份子不是？這個決議，這個幹事，是否真正爲本黨的？這種懷疑之點，不明白地解決，怎能使黨的權威確定提高呢？這話，中正並不是講我們不能同共產黨合作。如果我不想同共產黨合作，那我去年就不會提出整理黨務案來了。去年提出整理黨務案，爲的是什麼呢？就是爲了使兩黨可以切實合作，使本黨同志，對我們的黨，有堅確的信仰，使大家開誠布公，放心大胆的，可以通力合作。這就是提高本黨權威，集中黨權的根本問題。

現在還有一種謠言，說中正現在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有不用信用疏遠，並且有反對他們的傾向，其實並不能這樣說的。中正並不會反對共產黨，中正是向來扶助共產黨的。各位同志，看着我前年在黃埔的講演詞，就可以明白。前年黃埔第二期學生黨部成立的時候，

當時一般學生，對我有一種非議，說校長是偏袒共產黨的。我當時有一句話，對他們說：『我並不是偏袒共產黨，我是扶助中國弱小的革命團體，來和我本黨共同革命，增加國民革命的力量。』因為這時候，共產黨同志，爲數很少，他們對本黨對學校，都很忠實誠懇；共產黨既是一個革命的團體，我們要扶助他們，所以不許大多數的國民黨黨員，壓迫他們。但是我亦曾附帶的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其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壓制他的，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這樣，我便不能夠照從前一樣的優待共產黨了！如果還同從前一樣的態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國民黨員的地位，我就不能做國民黨黨員。我既立在國民黨黨員的地位，我便當有國民黨黨員的態度；並且我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領袖，我要團結國民革命的努力和精神，我的態度，就要持正公平。在他人看，以爲我或左或右，態度和主張，沒有一定的。其實革命領袖，誰也信仰他是革命的；只要他是革命的，對於主義是不變的，那他的態度和行動，就無所謂左右。如果今日左派壓制右派，那我就製裁左派；倘使一旦右派踐壓的時候，我也是要一樣的製裁！各位同志：假使要想國民革命成功。革命的努力就要團結集中起來，但不是一句話隨便就可以集中，隨便就可以團結的，同志中如果是三心二意，陽奉陰違的，那革命勢力便要分散，革命事業就要失敗。革命事業的失敗，不但是國民黨員的失敗，共產黨亦要連帶的失敗。共產黨員對待國民黨員，如同近來這樣排擠壓迫，我以爲決非共產黨之幸。如果共產黨員，不幸錯誤而至於失敗，這失敗並不是共產黨一黨失敗，乃是中國革命勢力的失敗！我是中國

革命領袖之一，所以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說起來，共產黨的成敗，是我要負一份責任的。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點的領袖；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勢力之一部份，所以共產黨沒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所以我立任革命的領袖地位上說話，對於一般的黨員；對於革命的勢力；隨時隨處，都要顧到的。如今說我對於共產黨的態度不好，甚至說我反對共產黨，這樣就看錯了！我並不反對共產黨，我對於共產黨並不是不好，我對於扶助共產黨的思想，與前無異。因為我要糾正他們，就是要使得他們不來壓迫國民黨黨員，並要希望共產黨不使國民黨黨員太難堪，生出一種衝突破裂出來，而希望他們真正能同國民黨黨員奮鬥合作到底；如果還同從前一個樣子，不單是使得中國革命勢力不能團結，而且一定要使得革命的勢力一天天在給敵人消滅那一方面走去，這樣，就是增加敵人的力量，來消滅自己革命勢力！凡是中國國民黨員，都要明瞭我這個意思。中正不是排斥共產黨，中正不是反對共產黨，不要以中正對共產黨的態度來做各同志的態度。中正自有中正的地位；中正自有中正的態度。在這個革命期間，兩黨一定要奮鬥合作到底的。只要共產黨黨員對國民黨黨員不加一種壓迫，國民黨黨員對於共產黨黨員的態度，還要同從前一樣的親愛。這一點，國民黨同志共產黨同志，必須要明白的。現在革命的環境一天好似一天，敵人天天崩潰下去，祇要革命的勢力能夠集中團結起來，革命成功就在目前。如果像現在這個樣子，同床異夢，兄弟鬩牆，那樣下去，就是沒有敵人來打我們，我們自己，也便會失敗！今天紀念週中間，中正有所感懷，我們對於總理要負責任。對於本黨要負責任，所以對於各位有這個貢獻。

還有一點，各位要曉得：獨裁制的傾向，如果是指我總司令而言，那完全是不明白事實

的人說的話。各位一定曉得，革命軍總司令不是如同北方或其他的總司令，住在後方，天天講笑話，括地皮，自私自利來亂幹的。我總司令，是在最前方指揮陷陣，拚命犧牲的。我總司令，沒有一時不是以一個死字懸在心裏的。各位同志黨員，爲什麼要交這種大權給總司令？黨爲什麼相信我中正委任爲總司令？總理爲什麼要以軍事責任完全交託中正？因爲軍政時期，軍權不集中，必要爲他人來牽制，並且易招人來妬忌誣讒陷害，如同近來發現的毛病一個樣子，使得革命受許多障礙，不能成功，所以不能不授他的特權。因爲要他負這個重大責任，因爲要他不惜犧牲，所以不能沒有一種特權，而且不能不信託他，亦不能不監督他。如果一方面要他負責任，要他去犧牲，而一方面却要懷恨他，嫉妬他，反對他，來講他的壞話，這樣對中正個人是沒有什麼要緊，就是許多人說中正將要成功一個軍閥，我果真成了軍閥的時候，那時本黨要怎麼樣處罰中正，就可以怎樣處罰的，這不是一個黨員的關係，是全黨全國的關係！至於中正個人的地位，無論何時，可以下野的；在主席的地位，無論何時，也可以除退的。並且在今年，主席和總司令職務，已經向黨部與政府堅辭了幾回。這是譚主席所曉得的。如果我願意做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蔣中正！做總司令，比做奴隸還要苦痛。平常說做官是公僕，我以爲做總司令，才是做別人真正的奴隸！

同志們不明白這點，反加以誣讒，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對於中正個人的關係小，對於全黨的關係才大！如果中正能將總司令的職務早一天交卸下來，便早一天得到自由；如果本黨允許我交下來，我是決不戀棧的；如果中正有一點違反命令的態度，中正便是總理的叛徒，隨便那個黨員，都可以懲罰我鎗殺我的。

我說這一番話，是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念一日在南昌行營總理紀念週講的。中正如果

以後有反革命的行為，各位同志，不僅不必信仰我，隨便那一個也可以當作我是一個沒有人格的人，不是總理的信徒！

今天所講的話，就是這一點。如果各位有什麼意見，或有以為對的，請各位批評，可隨便講話。完了。



蔣總司令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

(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黨務宣傳大綱七條，注重黨之權威，鞏固黨之組織，意切言危，深有深感。中正自去年受黨委託，勞師過征，雖為中央黨部負責之一人，然致力於軍事之日多，致力於黨務之日少，重以北收鄂贛，東克閩浙，軍務蠅集，昕夕不遑，而各同志或留守後方，或遙赴前線，相聚時少，意見或歧，遂使長江民衆，祇知有國民黨之人，而不知國民黨之黨。長此以往，不獨亡黨，抑且危及革命前途，顧念根本，惘然憂懼！此中正希望同志一致鞏固黨之權威，尊重一切權力屬於黨者，一也。

中央執行委員會，本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最高機關，設置常務委員，執行一切決議。祇以去年同志離散，黨日搖動，益以軍事緊張，非固結力量，無以行動，於是有五月十五日全體會議主席制之決議。但因應時勢，或可暫行，懸為常制，必生障礙。所以中央黨部一抵南昌，中正首行建議取消主席，恢復常務委員會及祕書處之制。誠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若不健全，則黨之指揮，無從統一，黨制若不取民主政治，則黨之基礎，隨之動搖。此中正希望各同志，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黨之指揮機關，並努力掃除封建思想，以實現真正之民主政治者，二也。

自去春汪精衛同志請假，黨日分離。反動者得以肆其造謠惑亂之機，而挑撥者更因緣時會，反間峻煽。中正與汪同志，在個人為畏友，在黨內為共同奮鬥之三民主義信徒，分之為全黨失敗之基，合之為革命完成之利。函電往返，銷假無期。去年曾與廣州聯席會議，為一度敦促之請求；最近在南昌亦曾為再度之決議。徬徨繞室，心力交摧。中正曾

下決心，如汪同志更不歸國，其負艱難，惟有辭職，以謝同志，此中正希望各同志，共同敦促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使黨內領袖團結一致者，三也。

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本無問題。祇以各同志初抵南昌，而東南之軍事同時發展，側重外交財政者，則以武漢為宜，側重軍事者，則以南昌為便，所以擬開中央全體會議，決其從違。後以各地民衆之要求，諸同志之意見，遂不俟大會，決定遷鄂。全體會議，因亦展期。惟中正個人，每感於政治黨務無一定之方針，遂使前方負責任之同志，人自為戰。政治苟無一定之標準，則行動易趨於分歧；而且外交財政，無一定之計畫，轉失黨之精神，致如軍閥官僚之削足就履。中正為求個人及各同志得正當之指導，希望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重大問題者，四也。

中正服役軍事，受黨重託。於軍事方面，雖負總司令之責，而對於中央黨部之決議，一時一刻，毋或少忘。每復訓誥武裝同志，服從個人為輕，服從黨部為重，而服從三民主義尤為重。誠以革命歷史，祇有民衆之利益，絕無個人之光榮；有全黨之成功，不認個人之能力。自奉總帥干以後，無日不警惕戰兢，不過以軍事為個人之徵長，所以不辭艱巨，冀為羣衆謀可以得之幸福。此中正以尤希望各同志體黨之存亡，務使軍隊完全在黨指揮之下，統一起來，勿使軍隊有統一於黨之名，而行其個人割據行省之實者，五也。

抑有進者：今日吾黨已至瀕危將裂之機，不獨須鞏固黨部之最高權，對於中央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皆須為一度之改進，務使昌明吾黨主義，親愛精誠。個人之左右，固須嚴防；黨團之操縱，尤須注意！使中正對於政治，有政治會議之指導；對於軍事，有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不至馳騁隕越，負吾黨同志之期望，負全國民衆之要求！現在外交財政，均

無系統整頓之計畫。去歲收復贛鄂，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均未北遷，往往憑個人之理智，爲隨時之應付，投艱遺大，常感困難。吾黨佔領之地號稱數省，然而不明黨義，尙復有人。財政各項，中央每無暇顧，若復不再整理，則與軍閥所佔領之地何殊？此尤中正期望此次中央全體會議有以指導，而使中正得以遵循者也。

個人無事業，革命卽爲中正事業；個人無利益，全黨及民衆之利益，卽爲中正之利益。中正自隨總理革命二十餘年，只知服膺三民主義，不知其他；只知有黨，更不知有己。

所希望各同志對於此次黨務宣傳大綱，一致接受，全體團結，鞏固黨基，無使亡黨，致使國民革命及身而廢，則中正雖犧牲一切，實不敢辭。謹此宣言，告我親愛之同志！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蔣中正。



蔣總司令在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紀念週演講詞

(十六年三月七日)

▲黨部政府遷鄂後的希望：不可受少數人的束縛和操縱。破壞本黨的精神

▲我們聯合蘇俄是聯合其全體人民：其代表個人之行動：不能動搖聯俄政策

▲我們外交政策的立足點：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反對帝國主義而非排外

▲對本人無罪可加：乃加之以通敵：以聯日：無非要快其破壞國民革命之心

▲軍費報銷之數目：轉戰五個月。佔領五六省。只用了一千八百萬的戰費

▲無論內部如何搗亂：決不與敵人：對於革命責任死而後已妥協

▲中正預備着做本黨的岳飛。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

▲無論誰來反對我們革命的：就要當作他是反革命看待

各位同志：現在我們國民政府同中央黨部，已經遷到了武漢。遷到了武漢之後，我們希望國民政府的權威和中央黨部的權威，能夠天天鞏固，並且要使漢口同志沒有不合法的舉動，使得我們中國以後的革命勢力，真正能夠在黨的統一指導之下。所以我們的黨和政府遷到武漢去後，我們希望他完全立於我們國民全體黨員之上，不為一二人所操縱，完全由大多數的意思來做我們黨的意思，也不為一二人所束縛，使得我們全體黨員不能自由，不能明白我們黨的真相，亦不可受了少數人的操縱，以宣傳敵人的方法，來毀壞我們本黨，違反我們黨員的意思，抹煞我們本黨的精神。如果我們的黨和政府，遷到武漢去後，我們總理受盡辛苦艱難所創造出來的黨，受人束縛壓迫，完全得不到一個自由，並且破壞了我們

的國民革命，則中正同各位同志，對於本黨，對於總理，就要做一個罪人！尤其我們在場的全體同志，要明白現在革命的環境，和本黨的情形，不要爲少數人所挑撥離間，或宣傳作用，便給人家蒙蔽着，盲從着，使我們黨員真正的意志不能夠表現出來！

現在武漢方面，有幾種對於我們本黨領袖的宣傳：第一說是聯合日本，放棄聯俄政策，拿這違反總理遺囑的罪名加到我身上，想來損害我人格。第二說我勾結奉魯軍，硬要拿通敵的罪名，加到我身上，想來破壞我信用。第三說我們軍費沒有報銷，拿軍餉不清的罪名，加到我身上，想來誣蔑我革命的歷史。捏造這種種謠言的，在使一般的黨員，全體的同志，對我的信仰，完全消失。要知道中正革命的歷史上，在本黨的地位上，無論那一個黨員都知道的，儘管他們造什麼謠言，我深信絕對不能動搖我的人格及信用於萬一。當民國元年的時候，本黨的敗類和袁世凱的走狗，想要誣蔑我們總理的人格和歷史，竟造出一種謠言，說總理受了袁世凱的三百萬賄賂，來讓了總統。各位同志，你們相信不相信呢？但是當時尚有一般人懷疑，信以爲真有其事的樣子，現在有人要想毀壞本黨，就要先推倒中正，所以不管道義，不顧黨國，拿昔日袁世凱走狗來誣蔑總理的憤技，來誣蔑我中正了！

古人云：『千虛難逃一實』，這些毀謗，原無損於我個人。但曾母尚要懷疑曾參殺人的謠言，可知衆口可以鑠金。所以我對外雖然可以不提，但對內部的同事及學生們，不能不將我中正今日所處的環境之困窮，與宵小所設誣害之毒計，明白告訴各位：

說到放棄聯俄政策，來與帝國主義日本聯合，這種話有沒有，各位同志相信不相信呢？更不待我言了！我們總理爲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要求中國自由平等。要求中國自由平等，爲什麼要聯合蘇俄？就是蘇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國。蘇俄既不放棄以平等之精神待

我，我們哪有放棄聯俄政策？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如果他對我中國，一天不放棄帝國主義的政策，那我們就沒有一天能和他妥協的。不僅日本，無論哪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末，我們對他們，如同對蘇俄一個樣子，未始不可以聯合的。至於我們外交政策的立足點，就是求我們中國自由平等。無論哪一個帝國主義者，我們是要反對他的。如果能夠放棄了他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以平等待我的時候，那末，我們隨便哪一國都可以聯合的。我們對於蘇俄，也是抱定這種態度，蘇俄一天不放棄以平等待我的政策，我們聯合蘇俄的政策，是無論如何不能動搖一下的。去年我在黃埔已經講得很明白，當時蘇俄的同志也是在場，就是黃埔宴會第二次全國代表的時候說：『我們聯合蘇俄，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意義上頭，所以要聯合蘇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別個帝國主義一樣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像反對帝國主義的一樣的反對他們，』這一句話我早已講過的。我們要交結一個始終如一的良友，我們什麼東西都要講明在先，一點也不能客氣的。現在蘇俄是絕對不會拿壓迫手段對待我們，我們和他們聯合的政策，決不放棄的。至於他們的代表，拿一種壓迫的手段對待本黨的領袖，或有侮辱我們本黨的行動，那末是他個人的行動，我敢信決不是蘇俄整個的行動。我們就可說，這種個人行動是與他蘇俄完全無關係的，所以我們不能因他們代表個人的行動，牽涉到蘇俄整個的交誼和我們中國的政策上來。如其因代表個人行動而牽及到聯俄政策，這是不行的。我們看明白。蘇俄整個的策略，始終以平等待我，到如今沒有變動的，所以我們對於蘇俄整個的政府和蘇俄全體的人民，仍舊要照總理所定下的政策同他們來聯合，對帝國主義者共同奮鬥。總之，我們聯合蘇俄，並不是聯合蘇俄一個代表，我們是聯

合蘇俄全體的人民，我們相信蘇俄全體人民是自由平等的人民，是以平等對待我的人民，如有一二個人壓迫我們中國的行動，我們決不會牽及到蘇俄全體人民身上來。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只要蘇俄以平等對待我，我們對總理聯俄政策無論如何不能更動的。這種理論，各個同志要明白，不要來給謠言蠱惑了！

至於我們黨裏整個的外交政策，在廣東聯席會議和本黨政治會議，早有決定的。現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是要使得各國諒解我們的國民革命，使得他們不同本黨衝突。所有廣東聯席會議同政治會議就決定單獨的攻擊英國，其餘各國，如果沒有來壓迫我們妨害我們革命的時候，我們應該取一種和平的態度。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依照我們聯席會議同政治會議所決定的外交方針做下去，決不會和那一個帝國主義者來妥協的。各位同志要明白，我們現在外交的方針同本黨的政策，是這個樣子的。

第二點，說我們聯合奉魯軍的話，拿這通敵的名目來做我的罪狀。各位同志一定看得很明白，不要我來再講。我們前敵的將士現在同奉魯軍作戰，天天在陣上決死，而在武漢的黨員還要造出這種謠言，這對於我個人不要緊，對於前敵的將士，怎麼對得起？說是我們要聯奉魯，爲什麼還要同奉魯軍作戰？他們造出種種謠言，要破壞我們國民革命軍，使得我們國民革命失敗殆盡，這樣我們還能承認他是一個同志呢？這不僅是反對我個人的革命，簡直是反對國民革命，那還不是反動派嗎？這不要中正說明，現在前方的將士天天同奉魯軍作戰，而他們在武漢的却天天製造謠言，反轉來說是同奉魯軍妥協，喪心病狂，至於此極！這樣有沒有良心，是不是我們的同志所應該講的？這種行爲，是不是本黨的黨員所應該做的？各位同志一定明白中國的歷史。從前岳飛在前方向金兵作戰，打了勝仗，秦

槍在後方妒忌岳飛成功，而他自己納賄通敵，偏偏反說岳飛勾通敵人，不給他的餉，不濟他的械，弄到後來使得岳飛精忠報國的至誠，冤枉不白，還要禁死牢中，現在差不多就是這種情形了！這樣還有天理，還有良心嗎？所以搗亂造謠的人，是沒有什麼天理，亦沒有什麼良心，並且沒有什麼國家，沒有什麼革命，只要能給這國民革命的事業倒下來，只要給國民革命的領袖推倒了，只要自己個人有權勢，有利益可享的時候，無論你國家亡了，無論你種族滅了，什麼事情多可以做得出來的；這樣子，和秦檜的行動並沒有兩樣！現在就是這樣的

情形！我們總理常常到了沒有希望的時候，總要我們黨員同志，對於本黨，對於中國對於主義，做一個文天祥，做一個岳武穆。我在他旁邊的時候，他常常說要我做一個陸秀夫，做一個史可法。我現在老實講，我就要繼續總理的精神，盡忠革命的事業，直至死而後已。就是我不做總司令了的時候，只要我有一個人，有一枝槍，我一定奮鬥到底，希望我們國民革命成功，實現我們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

還有說我們軍餉不清楚的一句話，這我可以坦白的說，中正對於金錢一項，統統是公開的，儘管什麼時候可以來清查賬目。前次軍務善後會議的時候，已經把軍費收支數目報告過了。自去年七月起，到十一月為止，經常費，臨時費，及一切戰費都算起來，總共不到四千三百萬元。從前在廣東我們沒有出來的時候，每月規定經常費四百萬，後來不足，補添了五十萬，這四千三百萬的中間，每月四百多萬的經常費還是在內的。從七月份起到十一月份止，這五個月中間，在後方廣東支出的有二千五百餘萬，除了經常費之外，而在前方所支的戰費總共不到一千八百萬。這一千八百萬中間，要供給廣東出征的十一師，在廣西的每月還須補助他三十萬，在這五個月內的草鞋費，米津費，病院費，站費，交通費，一切都

在裏面。各位看看，我們轉戰五個月，佔領五六省，只用了一千八百萬的軍費，我敢問一句話，無論中外各種戰爭，帶領了這許多軍隊，佔領了這許多省份，死傷了官兵三萬餘人，費時五個月之久，僅用了一千八百萬的戰費，你看做得到做不到呢？現在我們在前方的將士，這樣刻苦艱難，忍飢耐冷，而他們在後方還要造出這種謠言，並且限三天之內要我們報銷。大家知道軍隊報銷不是簡單的事情，一定要戰事告一段落，各軍各師報銷上來，核算清楚，才能得到一個總報銷。現在各軍各師正在前敵拚命的時候，他們不知軍隊苦痛，講一句話限三天內要作一個總報告，這樣不是不懂軍情，就是故意擾亂！他們的翻雲覆雨，原來要誣蔑我的人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現在是反對革命領袖，破壞國民革命，無所不用其極，竟到了這個程度了！中正同各位老實說，國民革命一天不完成，中國是一天得不到平等自由的，我的革命責任是一天不肯放手的。就是只留我一個人，還是要幹下去的。中正預備着做岳飛，預備着做文天祥，如果真是爲國爲民，做歷史上有的人格的人，他絕對不希望他本身生前成功，我要表現自己的人格，給千萬後世的人來批評，一切毀譽成敗，概置不問，只要做一個明朝的史可法，宋朝的文天祥，岳武穆，請各位同志跟着我來做陸秀夫，來做我們總理忠實的信徒！

總之，無論後方如何搗亂，我們對待敵人是一樣的拚命，決不肯與彼妥協。無論蘇俄代表對我們如何壓迫，或蘇俄輔助我們革命與否，而我們對於國際帝國主義，始終是反抗到底。無論軍餉如何支絀困難，我們前方戰線，還是一樣奮鬥，決不使敵人乘隙蹈虛。對於黨國，死而後已，這是我們的決心！

今天兄弟所講的話，只有這一點，沒有旁的說話了。如果有反宣傳，阻礙我們的革命

，那我們就要當作反動派，當作他是我們的敵人看待。現在我們只希望中國的自由平等能夠實現，只希望中國國民革命能夠成功，誰來反對我們革命的，就要當作他是反革命看待。請各位留心明白我們現在的環境！完了。

蔣總司令於總理二週紀念日告中央軍事政治

學校全體同志書

（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正自追隨總理服務革命以來，先後已二十餘年，只知有黨，不知其他，只知革命，不知其他。凡有以革命利益為前提而施以箴規，無不服善改過，從未文飾因循，愚直之性，當為一般同志所共見。最近本黨因幹部睽處於兩地，致挑撥離間之紛乘，種種詆毀，無端而集於中正。凡以墮我信用，沮我素志，使我不能努力於革命者，無所不用其極。馴至以相從有年之黃埔同學，亦復為此種空氣所浸潤。日前讀駐鄂同學會忠告之書，一則以慰

，一則以懼。所引以爲慰者，卽我同學以直諒公忠之氣概，擁護本黨，督過責善，不以師生關係而稍有瞻徇，此爲本黨最可寶貴之精神，亦無負予多年教誨之宗旨。所引以爲懼者，則書中所陳各節，頗多摭拾影響之談，輕信中傷之語。我同學服務革命，若不以明確之理解，別事實之真訛，則在諸同學爲發於愛黨愛友之真誠，結果將不免爲陰謀操縱者所利用。余爲此懼，不得不就諸同學所督責懷疑之各點，及外間中傷之蜚語，指出事實真相，爲我全體同學道之。

其一，關於黨國威權，中正素所尊重，所有對於黨務之感想與希望，已具見於二月二十七日對黨務宣傳大綱之宣言。

其二，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爲中正所最痛心之事，曾於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請處分，蒙全體會議信任之篤，議決毋庸議處，是引咎之舉，早已不俟諸同學忠告而爲之。

其三，常務委員會設主席制，係迫於當時事勢上之要求，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所通過，中正之担任常委主席及政治會議主席，亦係出於中央各同志之公意。中正唯知革命未成，義務不容推諉，中央委員具在，不難爲我證明。

其四，張靜江陳果夫兩同志，以中央監察委員之資格，一則代理主席，一則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皆由中正率師北伐，負責無人，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勉令擔任。彼時中央人員，留粵甚少，權宜之計，祇有加重義務，絕不能視爲權利。至張同志忠貞亮直，爲先總理所最尊敬之一人，自非別具肺腸之徒，斷不忍加以詆毀。諸同學何可漠視本黨歷史，而效挑撥者之所爲？

其五，外交財政，應絕對統一於中央。此爲中正向來之主張。王正廷在上海如何活動，及自命代表何方，均非中正所知。中正對於王氏，雖同邑里，而自巴黎和會以來，即認爲旨趣不能相合，至今絕未與之有絲毫之往來。

其六，黃膺白先生，自同盟會成立之時迄至民國元二年間，與中正爲共同革命之同志，才猷肝膽，素爲同志所欽崇，即先總理在日，尙論本黨最初革命時之人才，亦謂膺白學識過人，深加器重。中間雖途徑稍異，對於政治大節，維持正義，旅大租借期滿，黃君在北京主持收回，竟敢提交期滿收回牒文於日使，故日本帝國主義者，至今尙恨之不置。決非如徐某投機取巧，爭權奪利，以公報私者，所可同日而語。至此次見訪總部，純以私交關係，來相存問，中正亦以故人之禮相接待。如此而謂緊隨總部，有所圖謀，則中正非盡廢私人交際不可矣。

其七，所謂肅清左右反側分子，亦爲外間攻擊中正之一種武器。唯中正用人標準，祇問其今日能革命不能革命，能革命者即引爲伍，不欲多所吹求。誠以本黨今日，宜設法感化不革命者使皆能革命，亦宜盡量吸收能革命者使共同參加於革命。總理改組本黨，黨員擴至百萬，卽由持此光明博大之精神，故能使萬派匯歸而同集於革命之旗下。若以訕訕之態度，拒人千里，將何以擴大隊伍，促革命之成功？

其八，汪精衛同志復職一事，中正函電敦促，何止再三。最近且電告汪同志，如其再不歸國，共負艱難，唯有辭職以謝同志。中正認爲汪同志銷假，於黨國有絕對之必要，其唯一障礙，卽在抹却事實造謠挑撥妄思離間吾二人感情之徒，故排除障礙，首先應認清真相。



A541 212 0017 43148

詞講演及言宣令司總

而挑撥者，即誣為獨裁。中正欲革命，故認革命指揮應使統一，凡中央所賦與之責任，不肯隨便放棄，見於其間，而挑撥者，即謂中正欲革命，故用人標準，唯以革命或革命為取舍，更無成見。總導國民革命，故始終確守總理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之策略及一切遺教，且以全力擁護總理一切之遺教，彼挑撥是非之徒，意在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又以總理遺教昭若日星，無可多動，乃不得不對擁護總理遺教最力之人百端譏蔑，使之蒙詬叢戾，灰心喪志，放棄革命職責。而後始快彼輩之心！

且諸同學亦知彼輩計謀之層出不窮乎？彼輩既以種種挑撥離間之手段欲奪中正革命之心而不可得，於是乃為更進一層之中傷，最近造作三種蜚語，用意尤毒：一謂中正軍需出納，用途不明；二謂中正變更外交，疏俄親日；三謂中正對奉魯軍進行妥協。此三種謠言，真為打倒革命領袖最兇狠之武器。蓋自來領袖信用之失墜，無不以金錢問題而起，苟廉潔之人格一喪，即精神之生命全失，同志鄙夷，不打自倒，此為第一種謠言之用意。次則外交問題，全國注目，賣國嫌疑，可使任何偉大之人格歸於墟墓，此為第二種謠言之用意。至於前方將士，正在肉搏作戰，而統率全軍者，已變奮鬥之初心，影響所及，可使全軍解體，此為第三種謠言之用意。凡此三者，中正若有一於此，豈但不配為總理之信徒，不配為革命之黨員，亦不配為天地間之一人，事實所在，不得不明白宣告於我同志之前：

(一)關於軍需款項，第一期戰費，業已列具概算，造冊宣布於軍務善後會議。計自

去年七月截至十一月份止，共支軍費四千二百餘萬元，未出發以前在粵經常軍費每月實需四百餘萬元，出發以後，轉戰五月之久，佔領五六省之廣，死傷將士有三萬餘人之多，而臨時軍費之支出祇一千八百萬元，凡米津，行軍，兵站，病院，運輸等各種費用皆在其中。試問此數是否浮濫，可請全黨同志全體民衆下一批評。中正自獻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何暇爲私囊之謀。生平雖寡過未遑，而廉潔之守，差可自信，亦庶可見信於同志。每念昔日袁世凱密令徒衆誣蔑我總理受袁餽贈三百萬元，至於總理逝世以後，其冤大白。中正何人，敢避疑謗？唯欲昭告國人者，中正任職一日，決不使公家有一分浪費，決不使部屬有一文之中飽，亦決不因任何艱難而使前方將士受一日之飢餓。

(二) 外交方針，中正始終尊重政治會議及政府，從無與中央決定以外，單獨行動。

本黨政府對日本之方略如何，中央早有決定。中正唯知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的，任何帝國主義之國家，在未明白放棄侵略以前，無論如何，中正決不與之妥協。至於聯俄政策，爲總理所遺留，目前雖有其代表日久驕縱，對本黨領袖多方壓迫，但中正認此爲個人之行動，與蘇俄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牽涉。無論其個人態度如何，吾人對於蘇俄，決不改向日之關係。且即使蘇俄不以平等精神待我，吾人仍當向前奮鬥，對付任何之帝國主義，不打倒之不已。

(三) 關於妥協奉魯軍一事，更爲可笑。中正受命治軍，雖有主持和戰之全權，但一切進止，始終請命中央及政治會議，如此大計，決無專擅決定之理。在中央未決定妥協以前，對於任何方面，中正絕不與之妥協。吾人爲解放民衆疾苦而革命，苟無端放棄打倒軍閥之目的，則國民革命豈復尙有意義？中正誠不知造謠煽惑者其心何居。但敢明白宣言，

無論如何後方搗亂，決不稍改。剷除軍閥之初心。總之，中正今日他無所念，唯以革命之前途爲念，他無所希冀，唯以革命之成功爲望，他無所顧慮，唯以革命中途受人破壞或阻礙爲慮。凡我同學，應知破壞者之技，將愈出而愈奇，此後譁張爲幻，不知伊於胡底。若中正堅持革命不肯放棄一日，則中傷者之作用亦將一日不停，但中正非至停止吾最後呼吸之日，決不中止革命之奮鬥。破壞者利用諸同學與我之關係，使諸同學懷疑於余，不滿於余，督責於余。以爲如此足證余之行爲，尙不能見信於學生，學生之責難，定必使余心受最大之創痛。抑知余若偷安畏難，放棄革命之職責，諸同學雖不加責備，余已失却生存之價值。反之，若校長努力於革命，而學生惑於中傷者之言，加以挫阻，則中正敢言，即使諸同學悉已棄余而去，余苟尙存一槍一卒，亦誓必爲國民革命而決戰。不能成功，卽當成仁，自許身黨國之日，早已矢有死無二之心。昧昧者欲以此相阻撓，多見其不自量也。

惟念本校爲總理親手所創造，總理雖死，有諸同學戮力於革命，卽總理之精神不死，今當總理逝世二週紀念之時，諸同學瞻顧遺徽，追念遺教，應知本黨環境之險惡，宵小者惟恐吾內部不破裂；更應知我全體同學前途之困難，反側者惟怕本校學生之不墜落，本校團結之不破敗。吾全體同學應如何忱黨國之艱危，作百倍之奮鬥，以沈靜之理解辨別事實，以致之決心擁護革命。須知革命環境莫良於今日，而妨礙革命者之行動亦莫烈於今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惟有以大勇克大難，方不致當垂成而失販。故縷述革命之危機，與中正之所以自處，以及吾同學天職之所在，爲諸同學痛切道之。吾同學其勉之哉！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蔣中正。